

父亲是个沉默而肯干的男人，每日下了班后还会去小区的回收站蹲上一个钟头，在汗水汇成的浊且热的溪流中畅游，结束后疲惫地拖着一麻袋旧书回家，然后将其艰难地搬进屋里，洗了手再稀里糊涂地扒上两口饭，就又蹲下，无言地整理那一麻袋宝贝。

此时更开心的反而是我，我在宝贝们的缝隙中踮着脚尖跳来跳去，去寻找自己的宝藏。花花绿绿的卡通形象最能戳中我的心脏，我将那些漫画杂志一本本收集好，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。父亲要整理的书更多、更杂，他坐在小马扎上，肩耸得奇高，头往往是低到膝盖下的，用生了厚茧的粗糙双手整理。我坐在埋头工作的父亲身后的小沙发上，瞥见他枯瘦的脊背划出一道又一道沧桑的笔痕，不免沉思，这是在写什么呢？

父亲的旧书堆里有很多宝藏，甚至能满足语文老师提出的要求：带高尔基的《童年》到学校去。《童年》就藏在一堆饱经风霜的旧书里，它的脸上满是灰尘，背面破了皮不说，侧脊都磨出了毛边儿，摸起来毛茸茸的，诚然，它已然苍老了。父亲帮我用旧毛巾擦拭干净，又用胶纸粘贴好残

破的部分。我自得于不用花钱买新书，父亲呢，应该也欣慰于满足了女儿的一个小要求吧。

语文老师检查学习物品时，到我的课桌前停了下来，她将我端放在桌面上的《童年》拿起来，很小心地翻看了几页，甚是惊喜地问我：“这本书你已经读过了？”我是个极羞涩的女孩子，从来不敢主动举手发言，现在情况更艰难，我答“读过”就撒了谎，说“没读过”又愧于破坏老师的期待，就红着脸僵在那里。老师拍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放松下来，便拿着我的那本旧书走到讲台上展示给大家看。

“咱班的小李同学平时虽不常发言，可是我读她的作文却总能眼前一亮，她的语言运用能力很不错，思维也有深度……”在老师的赞美与同学们的掌声中，我连头都不敢抬起，是羞愧、懦弱在折磨着我。我惟一记得的，就是老师布置给我的任务——在本周的阅读课上，分享《童年》一书的阅读感受。

放学了，平时轻快的脚步却无比沉重，我在书包的重压下，拖着脚、拖着自己的身子艰难地往家走。我想到三天后的阅读课，如万蚁噬了心，百般难受，见到沉默的父亲，便拿出《童

年》置气般扔到桌子上。都怨这本旧书，害我被老师误会！父亲不明就里，但他还是温和地陪伴着我。我道明原委，他既不解释，也不抱怨，只坚定道：“这两天，我陪你把这本书‘啃’下来。”

那晚开始，父亲暂停整理他的宝贝，也休假般停了晚上摆旧书摊的兼职工作。我伏案读书，他坐小马扎陪着我，有不认识的字就教给我，不懂的情节就帮我梳理。读到后来，我不禁为阿廖沙的悲惨生活而眼含热泪，他是个三岁丧父的可怜孩子啊，而我的父亲，此时此刻，正陪在我的身侧呢。

我将写好的阅读感受拿给父亲看，他一字一句帮我批改，又严肃地要求我将阅读感受流畅地背下来。我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，眼前浮现的是自私暴虐的外祖父，慈爱的大理石般的外祖母，可爱朴实的小茨冈……更深刻的，却是我的父亲，他埋在书堆中的瘦弱身躯，他将一麻袋书扛在肩膀上前行的蹒跚步伐，他结束工作后夜晚兼职摆书摊的辛劳疲惫，他为委屈的我抹去眼泪的严肃郑重……殷切的眼光与雷鸣般的掌声温暖着我，但我知道，给我不懈力量的，是我背后的那个沉默而坚实的人呀。

食之有味

七宝山下桑葚甜

江克线

今年“五一”，我从深圳回到家乡湖北荆门探亲。

正赶上桑葚成熟的季节。姐夫说，邻村七宝山下有农户种植桑葚，时下正是尝鲜好时节，家人一行五人同往游玩。

车在蜿蜒的乡村公路上缓缓行驶，一路绿水青山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约莫半小时车程，从公路边下车，穿过小桥流水，到达桑葚采摘园。果园外，成百上千株花红朵大的粉红月季在阳光下怒放。

桑葚园老板是个和善朴实的中年汉子，他说：“你们在园子里随便采摘和品尝，每斤十五元，摘好了，到门口过秤，扫码付款就行。”

母亲腿脚不便，坐在果园门外的凉亭里休息。姐夫、姐姐、哥哥和我，四人到果园里摘桑葚。果园里，红得发紫的桑葚挂满枝头，像水灵的玛瑙，更像肥硕的蚕宝，煞是喜人。桑葚树不高，最高处约两米，踮踮脚也能够得着。树下有鸡鸭们抖动着翅羽，悠闲地徘徊，它们寻觅树下的小虫，或啄食成熟后落在地上的果实。果园旁开有沟渠浅池，有山泉水缓缓流淌而过，既为果树灌溉之用，也为鸡鸭们饮水之便。

我哥担心果子现摘现吃，未作清洗，自己肠胃会不适应，他只在果园里四处转了转，拍了些照片就走出了果园，到凉亭里陪母亲聊天。我们三人继续在园子里采摘。桑葚品相上乘，不仅个大饱满，而且鲜甜回甘，我们大快朵颐的同时，也摘满了两大篮筐。吃摘已毕，我们走到果园门口，找老板过秤，足足两斤六两。老板说，“十五元一斤，你们付三十元就行了。”姐夫抢在我之前，扫码付款，他说，“由我来付钱，我是东道主。”不忍拂姐夫好意，只好如此。

我问老板，“果园生意应该很好吧？”老板告诉我，来这里采摘的人不是很多，但他做的是多元循环经济。承包下这片山林，不仅种了桑葚，还有桃子、李子、无花果、枇杷等，又养了许多鸡鸭。果子可以卖钱，熟透掉落地上的，是鸡鸭们的食料，鸡鸭的粪是天然绿色肥料，又可以为果树追肥。老板还说，果园鸡鸭下的蛋，味道鲜美，是绿色食品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。待果园走地鸡鸭们长大后，也可以卖个高价，经常有城里的餐馆老板，开车过来收购鸡鸭……总之，这个果园让他挣了不少。

姐姐问，老板，你看护果园，中午吃饭谁送呢？老板用手指着不远处山峰脚下的一排灰瓦白墙的乡村别墅，笑着说，你们看，那里有一套是我家的。午饭不用送，中午，我儿子会来接班，我开车回去吃，一脚油门就到家了。

讲到园子外的月季姹紫嫣红，桑葚果大甘甜，老板说他年轻时在广东做过园林养护，后来年龄大了，回到本村承包山林，借“美丽乡村”建设东风，发展乡村特色旅游，他和村民们一样，搞起了果树种植+果实销售、养鸡养鸭+蛋肉销售，儿子头脑灵活，利用直播带货的平台，让自家农产品销路顺畅。

当我们驱车离开时，陆续有游客开车带着一家老少过来果园采摘桑葚。

离开家乡又有些时日了，故里桑葚那纯正甜美的口感，仍在我的味蕾中萦绕。故乡，你美丽的山光水影，至今在我心头荡漾。

城市影像

交织

(摄于西湾红树林公园)

王威 摄



行走之间

孙女的城市交通初体验

雷建设

晨光中，孙女已经抱着毛绒兔书包在等我，当得知我要带她体验人生第一次公交地铁出行，她兴奋得连牛奶都只喝了半杯。我收起她的儿童水壶，牵起那只汗津津的小手，沿着新洲四街往地铁站方向走去。

海风捎来咸湿气息，街道两旁的榕树撑起连绵绿荫。孙女突然挣开我的手，踮脚去触摸低垂的气根，“爷爷快看，大树的流苏帘子！”她总能用孩子的视角发现惊喜。转过街角，环湾城工地传来金属碰撞的脆响，塔吊正在晨雾中舒展钢铁臂膀。电焊火花从防护网后迸射的瞬间，孙女惊喜地喊起来：“那里有人在放烟花！”

沙尾地铁站口的绿竹丛沙沙轻响，孙女仰头望着二十米高的玻璃幕墙，不自觉地攥紧我的手。我教她辨认竹枝上新抽的嫩芽，她却忙着收集飘落的竹叶，说要带回家做标本。

站厅里冷气扑面而来，小家伙突然抢过我的颐年卡，“我来帮爷爷刷卡！”随着“嘀”的提示音，她像发现秘密通道般欢呼着冲过闸口，马尾辫上的草莓发夹跟着欢跃跳动。

站台上，孙女的兴奋和好奇在脸

上交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像两颗黑宝石，闪烁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光芒。她的小脑袋不停地转动，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一列从太安开往深大丽湖的列车缓缓驶入站台，小家伙的探险精神完全苏醒，大声疾呼：“快点开过来！”

开往太安方向的列车驶入站台，孙女突然向后缩了半步，又马上被车厢的灯光吸引，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，身体前倾，想立刻冲进车厢。车门一开，她像一只欢快的小兔子，率先迈着小腿跑了进去，好奇地观察起车厢里的各种设施，摸摸橙黄色的爱心座椅，又凑到车窗前看外面的广告灯箱，眼睛里燃起了探索的热情。

车厢里，孙女跪坐在座椅上，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这个陌生的交通工具。她不时转动脑袋打量四周，望着车厢里挤满的乘客。当鼻尖快要碰到车窗时，她突然指着外面喊道：“爷爷，你看！外面的墙会跑！”正在读报的邻座老人闻言抬起头，被这充满童趣的发言逗得笑出了声。每次到站时，广播里的报站声都会引起她的兴趣。当“下一站，石厦站”的提示音响起，孙女学着播音拖长尾音重复“石~厦~站~”，

稚气未脱的模仿让旁边整理篮子里蔬菜的老太太露出了慈祥的笑容。

从福田站D口钻出地面，换乘303公交时，她把颐年卡贴在感应区，听到“嘀”声便雀跃着奔向座椅。阳光透过车窗在她发间跳跃，童谣伴着车轮节奏轻轻摇晃：“公交车的轮子转转呀……”斜对角的老奶奶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孙女小时候也这么唱。”

在小区门口，孙女突然松开我的手。她从书包里翻出早上捡的竹叶递给我：“爷爷收好车票，明天我们再坐地底火车好不好？”竹叶上的露水还没干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我刚把叶子收进口袋，头顶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，惊飞了榕树上的白鹭群。

回到家，孙女忙着给布偶兔子系围巾当安全带，说要带它体验坐地铁。我摸着口袋里的竹叶，望着窗外掠过的飞机。这座城市的天空永远有铁鸟穿梭，地面永远有人群来去，而孩子眼里的世界，正在高楼缝隙间生长出新的模样——地铁站台成了神秘山洞，安检闸机变成时光隧道，每次刷卡都通向新的冒险。